

☆ 红草莓书系



三岁时——

我对外婆说：草莓真好吃！

七岁时——

我对妈妈说：我要买好多好多草莓！

而今——

我会自己去采摘，采摘那颗……

大大的，红红的，甜甜的草莓。

逝去的琴声

弦子 著 青岛出版社

弦子

PDG

内 容 提 要

逝 去 的 琴 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但无论是哪个时代的青年人，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崇尚真诚，都富于热望，都忠实于自己心中的理想……本书是一位60年代女中学生的青春岁月的回忆。北大荒的风雪，怒江坝的雨雾，还有中原小城的匆匆际遇，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一代少男少女艰辛而苦难的青春烙印，充满了那一代人的悲欢与哀怨。

徐 鲁

序 言

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同样的，一代中学生有一代中学生的个性特点。但无论是处在哪个时代的中学生，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崇尚青春，都富有理想，都憧憬着浪漫和高尚的人生。而且，都富有朝气，都富有力量，都渴望在天上飞翔……

这本书的作者弦子，是属于二十九年前的“六九届”中学生中的一个。从年龄上讲，她正好是现在的这一代中学生的父母一辈人了。

她们这一代人，中学时代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独特得也许会令今天的中学生们难以置信和不可理解。

简单点说吧。三十年前，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很快成为一场席卷全国城乡的大运动。

也就在第二年,正在北京念中学的弦子,和她的“风华正茂”的一代中学同窗一道,打起背包,挥别亲人,告别北京,坐上了驶向遥远的北疆大地的列车……

她们满怀着青春的梦想与狂热,从城市奔向了甩袖无边的雪原,从课堂“散落”到了完全陌生的民间。她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现在,奇特的生活环境又在逼使她们必须成为英雄主义者。她们的年龄应该还不懂得,她们面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怎样的艰辛和贫困。她们都那么纯真烂漫,仅仅凭着一部《边疆晓歌》的小说,便可以义无反顾地去完成青春的壮丽的献身。她们是一群中学生,知识青年,但是现在她们却失去了书与笔,而必须用锄头镰刀,必须靠自己幼嫩的双手去证明“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她们在乡村里变成了一群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们学会了一个中国农民所应该做到的一切庄稼活儿……

她们又毕竟是有着精神追求的一代青年人。无论生活怎样艰辛,无论命运怎样充满苦难,她们都没有忘记心中的理想和美梦。于是,在收工之余、熄灯之后,她们还会讨论文学、哲学、历史和政治,还会想起普希金的诗、雨果的小说和《三套车》、《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美丽的歌曲……

弦子的这本书,写的就是她们这代人的中学时代的艰辛经历。不,她决不是仅仅在写她一个人的故事,她是在写着那大风雪岁月里的整整一代战友们的艰苦的青春传奇: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忧伤,她们的乡愁,她们的眼泪,她们的孤独……当然,还有她们的刚

强，她们的自尊，她们的自立于世的勇气与信心，她们的欢乐，她们的梦想……

当那个凝结着她们这代人的悲欢与哀怨的时代过去之后，当有一天，她们陆续从远方的大风雪中归来，回到了久违的城市，回到了各自的亲人身边，她们当然也吃惊地发现了，她们的青春年华，她们的女儿美梦，她们的初恋，她们的红颜……都伴随着那些“蹉跎岁月”而遗落在北大荒的雪原上、怒江坝的雨雾中、草原上的白云下以及中原小城的匆匆际遇间了。

这是她们这代人的青春的伤痛，这也是我们共和国母亲的无言的愧疚。

所幸的是，她们没有长期沉湎于往昔的苦难与哀伤之中。当她们回眸青春，缅怀往事，那无声地萦绕在她们心中的，却是一种高尚和骄傲的激情，那就是：青春无怨，青春无悔！她们感谢生活，感谢命运！

弦子的这本书，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印迹，既是写给她自己的那一代中学生朋友的，更是献给今天的新一代中学生——亦即她们的子女这一代人的。她说过，她惟一的愿望就是想告诉今天的青少年们，她们这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她们曾经怎样在艰辛和苦难面前抗争、奋斗过，并且最终战胜了艰辛和苦难。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经历，当然是决不应该让今天的中学生们也去重复一遍的，但是让他们知道一些，却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到了你们的手中，请你们往下看吧——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97年1月24日

目 录

逝
去
的
琴
声

也曾年轻

屋后有片柞树林——	3
风雪夜归人——	8
也曾年轻——	19
柴草风波——	22
爬行的幽默——	27
劳作的诙谐——	33
为了一个女孩——	39
学会了女红——	45
谷草的报复——	54
那年那月……—	63
少年情怀——	71
无法忏悔——	84
不爱又如何——	93

怒江坝人

怒江坝人	101
牛娃	108
花花	114
白回力与红米柜	122
逝去的琴声	125
大锅盖与栗子壳	128
山寨	134
情债	142
品尝农妇	148
献坟	163
逝去的人儿	169

青春驿站

红薯、窝头、白面饺！	181
青春驿站	188
女孩情	192
裁纸机	197
忧郁的眼睛	201
此情绵绵无绝期	210
人啊，人！	220
苍生	226
后记	231

■也曾年轻

□怒江坝人

□青春驿站

弦子卷

逝
去
的
琴
声

也	曾
年	轻

屋后有片柞树林
风雪夜归人
也曾年轻
柴草风波
爬行的幽默
劳作的诙谐
为了一个女孩
学会了女红

屋后有片柞树林

不惑之年,和一群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一起游历了七天,整天都有些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们的谈吐,他们的歌唱,他们的游戏……

路途上,孩子们像一群好斗的小公鸡,扯着脖子大叫:“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四大天王”的名字被他们叫得山响。他们要用自己的高嗓门儿叫赢各自心中的青春偶像。

渡轮上,几个女孩围着一个电视台的青年记者评头品足。潇洒吗?漂亮吗?帅吗?窘得那小伙子满面羞红,连连后退,女孩子们却还是照说不误,煞是“老练”。

留言簿上,孩子们敢爱,敢恨,敢指责。落笔随意,嬉笑怒骂皆成文字……

这一切,像把钥匙,启开了我锈迹斑斑的心锁。十六岁花季,我们也曾有过,只是开得凄惨,开得零落。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片柞树林,那片红透了一脉山的柞树林……

1969年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把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带到了小兴安岭的二龙山脚下。



一踏上北大荒那广漠无垠的黑土地，我们立刻被眼前这漫山遍野的红叶惊呆了。那是柞树叶，红彤彤的一片，染亮了天地之间。柞树林里点缀着烂漫山花，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美，多浩瀚，多壮观呀！我们欢呼着、雀跃着，投入了花的怀抱。须臾间，每个人的手里都抱了满满的一捧五彩缤纷的“天姿国色”，连男生也是一样。只是当时的“戒律”男女有别，绝不对话。

远处，一面红色的小旗摇曳，一阵清脆的哨声骤响，一群美丽的小鹿儿从我们身边飘然而过。那一对对挺拔的鹿角，一朵朵洁白的梅花，一双双无邪的碧眼，天赐的“尤物”令我们心旌摇动。我们纵情地唱着《兵团战歌》，笑着、闹着沉醉在美丽的丛林中，直到日影西斜，暮霭降临。

柞树林是美妙无穷的，胸襟广阔的，可它日后所包容的并不都是我们的欢声笑语……

那一年的冬季，奇冷无比。屋后的柞树林银装素裹，别是一番景致。在一株撑开的、托着大片积雪的柞树下，站着他们俩，一对即将分别的天津知青。他们是表兄妹。

当初，父母为了相互照应，费尽心力将他们办到了一个连队。既是亲戚，做事便无所顾忌。他们常一起玩耍、聊天，常一起洗衣服、做饭，常一起溜进柞树林吃“独食”。可他们毕竟太年轻了。他们忽略了当时的世俗，表兄妹是有“恋人”之嫌的。

突然有一天，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兵团战士要自珍、自重、自爱的大道理，“义正词严”地指出了连队里“流氓行为”的种种表现，又“扎扎实实”地宣布了打击“流氓行为”的种种措施。一时间，大家听得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似有暗示，很

快，人们的目光便利剑似地齐刷刷地射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呆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两双惊恐、迷惘、无地自容的眼神。

以后，他们真像是犯了弥天大罪一样苟且生活。他们不敢见面，更不敢在一起了。但那只是极短的时间。毕竟是亲情，毕竟血浓于水，不久，他们又“旧病复发”了，只改变了接触方式，像“地下工作者”似的，人前一个眼神，一张字条，人后一个摆手，一声咳嗽，便又双双溜进了柞树林。他们的交往仅仅就是互送一点吃的用的，互传一些家庭信息。可他们这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呀。

终于，他们的“屡教不改”、“道德败坏”激怒了“上级”。既然“思想教育”不成，干脆“组织手段”处理。哥哥被一纸公文调去了几十里外的另一个连队，妹妹原地不动，接受“批评教育”。

在冰天雪地的柞树林里，哥哥的心比天地还寒冷，他牙关紧咬，眉头紧锁，一提背包，头也不回地大步朝密林深处走去。妹妹则抱着柞树号啕大哭。一对天真的少男少女的心被践踏了，挫伤了！这苦涩，这痛苦，他们将品尝一生一世！

柞树林沉默了。树枝将纷纷的雪片洒向那一串串离去的脚印，洒向了那实在是不谙“人事”的女孩子……

又是一个盛夏，恰是麦收时节。麦场上热火朝天，可我们的心却冰冷异常。一个北京知青死了，他死于扬场机电线短路。刚才还茁壮得像一株拔节的小白杨，可现在，却静静地躺在地下，躺在蓝天白云下。

傍晚，我随意地走进柞树林。远处，一阵轻轻的哭泣令我为之一怔。寻声觅去，是她，我同宿舍的女生。此刻，她手攥着一方丝巾，正伏在一棵柞树干上悲痛不已。

红丝巾？我心中一颤，那是那死去的男生从家中替她带来的。他们是邻居，同学；他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很可能是暗自结伴来北大荒的。我呆呆地站在她身后。我也想哭。

她回身发现了我，哭声嘎然而止。

她揉着红肿的眼睛，喃喃地说：“我想家，想爸爸，想妈妈，想弟弟，真的，我想他们！”嘴里说着，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我咬着嘴唇，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已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噢，柞树林，你以你的善良、宽厚，包裹了一个女孩内心的苦痛。你在叹息，十六岁，仅仅十六岁，她便学会了咀嚼痛苦，学会了掩饰心扉。多么令人心碎啊！

她从此一改活泼爱笑的天性。一夜间，她长大了许多。后来，我经常看见她在柞树林中徘徊，似在追忆，似在寻觅……

星移斗转，弹指一挥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但那片美丽的柞树林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那笑声，那哭泣，那叹息，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望着眼前这些无拘无束的、自由绽开的鲜花般的少男少女，我好像轻松了许多。突然，一个留着童花头的女孩在我坐的船仓门口一探头，失望地叫了一声“哟，没有一个男生呀！”便飞快地跑了。我又疑惑了，真的有些弄不明白了。也许，这就是两代人的缘故吧。

风雪夜归人

凡是去过兵团的人，不论是黑龙江、内蒙、云南，还是新疆、青海、江西，都应该有这样几张、至少是一两张照片：穿着黄衣裤、戴着黄帽子的或单或棉的“准军人”相。确切点说，应该叫做：兵团战士相！

我也有这么两张。一张是半身相：臃肿的黄棉袄，毛扎的狗皮帽，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另一张是全身相：裹着黄大衣，顶着黄绒帽，肩上还背着一支“道具”枪。脸上是一副裱出来的“庄严”，傻乎乎的。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可笑，可当时我们照相的时候，都是很认真、很严肃的。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记得那照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次照相的经历是个艰难曲折的故事。那是我们几个“胆大妄为”、又好“标新立异”的兵团战士的一次“恐怖”的“冒险行动”，是我们的一次“迫不得已”的远程“拉练”。我们当时能够“化险为夷”可能是天意，否则，当时的兵团，则又会爆出一个特大的“新闻”，《兵团战士报》又会以加了黑框的标题，沉痛报道我们的不幸遇难，藉以警醒那些初来乍到却“敢以青春和大自然抗衡”的兵团战士们！



事情的起因全在于照相。

暑往寒来，我们到兵团已经半年多了，却都还没有一张照片寄回家去，让父母放心。

原因是，当时的团部好像没有照相馆，就是有，也应付不了那个夏季“蜂拥而至”的那么多“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而离我们连最近的“繁华闹市”北安县城，则需要坐火车经百余里才能达到。出于安全考虑，当时的请假制度十分严格，领导一直不允许我们擅自去北安。但照一张“兵团战士相”一直是我们所有人盼望已久的事情。

我最初往家里写过几封报平安的信，有的还是用“桦树皮”写的。“桦树皮”有半尺见方，软软的、淡黄色的、还有点棕褐色的斑纹，十分漂亮，像工艺品。在上面写字非常润滑、清晰，很轻松，很惬意。我把这样的信寄回家去，从衣食住行到劳动娱乐，把兵团描绘成“人间仙境”、“地上天堂”。虽然是“口是心非”，但我愿意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

当时的家境正处在“危难”之中，父亲是“走资派”，“罪行严重”，反复批斗后，又住进了学习班。母亲一直身体不好，那几次破门而入的惊心动魄的“抄家”，搜“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材料”的“革命行动”，更使她从精神到身体垮得一败涂地，长年卧床不起。哥哥在外，弟弟年幼，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又是爸爸的“掌上明珠”。我清楚地记得，为送我，爸爸不顾学习班不准外出的禁令，独自来到火车站，他远远地站着，望着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一动不动。我从来没有这样地离开过他，这是第一次。直到火车开起来了，他还是那样默默地站着，那瘦高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渐渐模糊，我从没